

全球思考 在地消費

～《糧食戰爭》閱讀心得～

【佳作·陳俊宇】

壹、前言：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

某日，瘦骨嶙峋的蕭伯納遇著一位肥胖的商人，商人譏諷：

「看見你，人們還以為英國發生了飢荒呢！」蕭伯納回擊：

「看見你，人們就會明白為什麼了。」¹

詼諧、反諷，隨你如何去感受讀者文摘式的輕鬆，但輕鬆小品卻隱藏著深刻且沈重的誤解。作家的匱乏真能歸咎於商人的縱慾？飢荒與肥胖的緊張對立，終究是糧食這場「零和遊戲」(Zero-Sum Game) 無所遁逃的終局？

難以否認，流著先祖狩獵為生的血液，你死我活的叢林法則至今仍隱晦地型塑我類的深層恐懼。倘真不想坦率承認「人之異於禽獸幾希」，十八世紀的馬爾薩斯倒也言之鑿鑿地提供一套科學化的說帖：以等差級數增加的糧食最終必無法饜足以等比級數增加的人口。²糧食不足始終是人類生存的夢魘，但我們真的缺乏足夠的糧食以豁免於

¹ 蕭伯納 (George Bernard Shaw) 生於 1857 年，卒於 1950 年，是愛爾蘭著名的劇作家。曾獲諾貝爾文學獎，《賣花女》(Pygmalion) 為其名著。

² 馬爾薩斯 (Thomas Malthus) 生於 1766 年，卒於 1834 年。他在 1789 年發表的《人口學原理》中，作出一個著名的預言：人口增長超越食物供應，會導致人均佔有食物的減少。對於自己的悲觀預言，他傾向用道德限制的手段來控制人口增長。然而他主張較低的社會階層對於社會弊病要承擔較大的責任，因此只對勞動群眾和貧困階級採取這樣的措施。以上資料援引自網路「維基百科」馬爾薩斯之條目。

飢荒嗎？或者該是停止歸責於大自然，嘗試反求諸己，原因是否在於人謀不臧的時候了？

「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³即便文明已進展如斯，我們每日享用的食物仍依賴農村的辛苦耕耘。然而極具諷刺，負責生產食物的農村，往往是飢荒最嚴重的地方。更荒謬的是，農夫即便已經面臨斷糧的危機，卻必須在自己的田裡種植無法果腹的棉花、黃豆。當此般對人類智慧形同侮辱的弔詭成為農村的普遍現實，我們不禁要懷疑這世界的文明還能走多遠？

泰戈爾的情詩「世上最遠的距離」，將戀愛的矛盾與無奈描寫得絲絲入扣。糧食從農地到農夫嘴裡的距離，同樣遙遠，卻是一條充滿貪婪、奴役、骯髒與剝削的崎嶇長途。其間佈滿各種陰謀詭計的遮掩和冠冕堂皇的矯飾，沒有專業的學理洞視和獻身的研究熱忱便無法看穿。所幸，《糧食戰爭》（以下簡稱專書）的作者 Raj Patel 具備了一切。他的筆將引領我們即便走過死蔭的幽谷也不畏懼，只要我們有勇氣去跟隨、去面對。

貳、重點歸納

一、老大哥正注視著你（第一章 前言）

黑格爾將肇端於矛盾的辯證法，視為「絕對精神」逐步實現的動力學。矛盾中蘊含的對立統一，透過「正、反、合」的螺旋揚升，推動著人類歷史不斷前進。⁴對專書的理解探索，「肥胖與飢餓的空前矛

³ 唐李紳，〈憫農詩〉。

⁴ 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生於 1770 年，卒於 1831 年。為德國古典唯心主義哲學家，19 世紀最具影響性的思想家之一。黑格爾建立了一個龐大的體系來理解哲學的歷史和我們身處的世界本身，他認為「矛盾是運動的根源，因為凡在矛盾中的東西，都必須轉變為其他東西。」Taylor, 1999:72。

盾」同樣是我們最適當的觀景臺。藉由本章，將目睹肥胖與飢餓如何由對立至統一，以及關於糧食的隱形之戰，如何在破曉後張揚帥旗、舞動干戈。

Patel 描述的空前矛盾可拆解為二：首先，糧食產量史無前例地豐饒，飢餓人口卻也暴增到前所未見的驚人規模；其次，在八億人飢餓的同時，卻足足有十億人諷刺地超重。⁵如果把這場戰爭視為諸神對人類劣根性的懲罰，那麼前者證明了人類的無能，後者則揭示了人類的無恥。的確，飢餓可能起於分配不均、肥胖可能出於縱慾無度，而包含你我在內的每個人，理論上都有能力、也應該透過選擇這麼做或不這麼做以改善現狀。但 Patel 在道德審判的法庭上為我們辯護：「只有當被譴責的人有能力做出不同選擇，道德譴責才有效果。」⁶無論在肥胖或飢餓哪一端陷入困境的個人，或許在一股黑暗勢力的操弄下，同樣地無能為力。

此話怎講？基於萬物之靈的自信，我們總以為關於食物，個人掌握著「選擇的自由」，然而正是此一輕信招致危險，因為糧食體系的控制其實無所不在。Patel 以墨西哥為例，揭露一項與常識相悖的驚人事實，「沒錢大吃大喝的人也可能肥胖，這是當前食物供應體系造成的異常現象。」⁷隱身在刀叉、餐桌或超級市場背後，龐大且無孔不入的糧食體系，超乎想像地宰制耕地到餐桌的主動脈。位居此一邪惡帝國頂端猶如一九八四的老大哥，即為 Patel 怒目金剛、口誅筆伐的最後兇手——跨國農企業。而尚憂心忡忡於身材走樣的消費者，縱不是犯罪計畫的共謀者，卻正在不知不覺中淪為幫兇。

肥胖的消費者和窮困的農民構築了現代食物體系的巨大兩端，跨

⁵ 專書第 25 頁。

⁶ 專書第 28 頁。

⁷ 專書第 29 頁。

國農企業則透過將體系扭曲為沙漏狀，搖身為富可敵國的少數。「這些跨國農企業眼中只有利潤，而這是現代食物體系核心腐敗的關鍵。」⁸企業追求利潤，消費者以美食自酬，本皆無可厚非，但「農村的人被忽略了」，而且「他們正面臨死亡」。⁹衣冠鬢影、紅男綠女，我們用銀質刀叉在白瓷餐盤上切割的，其實是農民同胞的血肉。

但丁在《神曲》裡警惕著：「地獄最熱的地方，是留給那些在道德危機中還保持中立的人。」只要肯正視 Patel 所揭露的糧食體系每天都在迫害生命的殘酷現實，就有充分理由追隨他繼續筆伐，探索殺人的現代糧食體系的癥結何在？如何發生？以及最重要的，我們要怎麼伸出援手？

二、資本主義，人頭落地？（第二章 解剖農村）

「閃耀的印度」是近年來第三世界國家成功崛起的樣板大戲之一，但事實的真相只是再次驗證「將功成萬骨枯」的道理。印度大城市裡國際資訊產業雲集的榮景，其實全堆砌在廣大農村的悲慘之上。「現代化理論」的迷思，讓農村成了印度強植「北方國家」發展經驗的祭品。改革本難盡如人意，但農村的犧牲卻已衝撞人類泯滅良心的底線，「一般農民可能以自殺結束生命，沒有土地的家庭則一直面臨飢餓的威脅。」¹⁰ 這一首鄉村搖滾（Rock & Roll），碾碎的是無數農民的身軀。

農村的輓歌不獨在印度等貧困國家鳴奏，即便在英國或美國等富裕國家，農民的自殺率也與日遽增。¹¹「凡是自殺的農民都是被債務

⁸ 專書第 26 頁。

⁹ 專書第 40 頁。

¹⁰ 專書第 53 頁。

¹¹ 專書第 54 頁。

逼迫，這定律在美國和印度都是一樣的。」¹²Patel 強調的這一點相當重要，在「依賴理論」(Dependency Theory) 的脈絡下，印度或中國等「南方國家」的農村悲劇不難想像。然而當「北方國家」的農民同樣陷於窘境，就表示傳統的殖民主義想像已不再是我們憤怒的適當出口。

「市場全球化已經有效地把種植的控制權從農民手中奪走，轉移到那些可以決定市場發展的人手中。」¹³Patel 指出，跨國農企業藉由貿易全球化，特別是主導成立「世界貿易組織」(WTO) 等貌似中立博愛的國際性組織，並以神聖不可侵犯的「市場自由」為名，正不分國籍地、對農民進行全球性的剝削及虐殺。

這就是農村解剖後的真相，Patel 比手術刀更鋒利的筆，已為我們揭露農村不忍卒睹的慘狀，全球農民都面臨著無法解決的貧窮，每天都有人因此而自殺！但這遠遠不夠，即便富可敵國的紅頂商人，終也難與國家為敵，為何國家竟能坐視跨國農企業剝削境內農民？Patel 將繼續為我們解惑。

三、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第三章 你變成了墨西哥人）

2003 年 9 月 10 日，韓國農民李京海（Lee Kyung Hae）為了抗議「WTO 逼死農民」，在墨西哥舉辦的 WTO 部長級會議場外自殺明志。「李！兄弟啊！你已經成為墨西哥人了！」Patel 不僅把墨西哥農民用以哀悼李京海的歌詞上綱為章名，末尾並再次總結本章就是「李京海會變成墨西哥人的過程。」¹⁴ 問題是，李京海的死和他變成墨西哥人究竟有何象徵意義？

¹² 專書第 59 頁。

¹³ 專書第 70 頁。

¹⁴ 專書第 108 頁。

墨西哥與印度的故事並無二致，農民依然扮演最傷心的角色，但 Patel 更詳細敘明國家的角色定位。當墨西哥農民面對「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可能招致的危險時，墨西哥政府卻視之為「上天賜給他們的禮物」。¹⁵ Patel 的推論是：理論治國的新興墨西哥官員，幾乎是盲目地奉「新自由主義哲學」為圭臬。因為醉心於理論允諾的美景，墨西哥政府似乎毫不在乎現代資本主義的「創造性破壞」，將會「摧毀那些無法保護自己的人，以及那些被認為對社會沒有什麼貢獻的人。」¹⁶ 或許寬容一點，墨西哥政府可能期望農民初期遭遇的貧困，終將透過城鄉間的流動弭平落差。墨西哥農民也的確這麼做了，不過他們走得更遠，紛紛透過合法或非法的方式移民美國。

然而李京海並不是因為從韓國移民到墨西哥，才變成墨西哥人。無論韓國、墨西哥還是美國的農民，都在新自由主義的狂潮下苟延殘喘，並被迫發現「農業生產者在（全球化自由）貿易的作用下變成了碎屑。」¹⁷ 他們發現彼此都是被 WTO、跨國農企業以及國內菁英階級剝削的對象，因而成為國籍不同、但命運相仿的同胞。發現自己已被祖國遺棄，並轉而向全球農民階級尋求團結力量的認同移轉，這才是李京海變成墨西哥人的過程。

四、帝國主義作為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第四章 只是渴望麵包）

無論人類歷史是否真按照黑格爾的學說發展，你我今日所見的事物，幾乎都是經由漫長演變而來殆無疑義，糧食體系也不例外。Patel 於本章對糧食體系作系譜學的耙梳，並區分出以下三個階段：

（一）工業革命時期

¹⁵ 專書第 88 頁。

¹⁶ 專書第 82 頁。

¹⁷ 專書第 108 頁。

最原始的糧食體系起於國際貿易，各地的特產透過海運構築特定的交易網絡。十七世紀的英國不僅因工業革命形成大量的工人階級，也因為飲食習慣改變而導致對糖和茶的需求遽增。為了解決「羅德斯的難題」¹⁸，「帝國主義」應運而生。全球性地開拓殖民地與奴役剝削成為此一時期的最大特徵。

（二）冷戰時期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成為主角。在恐懼共產主義擴張的冷戰氛圍下，糧食成為美國圍堵策略的利器。糧食援助逼使第三世界不得不乖乖聽話，但正如 Patel 所形容，這只是一種「毒販與吸毒者」之間的不穩定關係。¹⁹

（三）石油危機之後

冷戰時期的糧食秩序果真迅速地在 1973 年瓦解，南方國家的債務問題取代美國的過剩糧食，成為新糧食體系的關鍵。在「石油美元」的低利率時代²⁰，南方國家為了買石油，向北方國家借貸大筆金錢。但隨後的經濟衰退導致利率飆升，還不起錢的南方國家只能任憑債主擺佈。²⁰

於是，清末喪權辱國的戲碼重新在廿一世紀的南方國家巡迴上映。世界銀行惺惺作態，名為協助矯正南方國家不健全的金融基礎，實則逼迫他們「把大部分的經濟與社會支出的主權拱手讓人。」²¹ 以美國為首的北方國家主導著 WTO，透過強勢制

¹⁸ 羅德斯（Cecil John Rhodes）因為對日漸龐大的工人階級可能造成社會動亂而感到恐懼，他的基本思路如下：一、窮人有很多，而且仍不斷增加。二、沒有足夠的食物可以餵飽所有的窮人。三、如果沒有足夠的食物，人民就會挨餓。四、如果人民挨餓，就可能發生暴動。五、其他國家有足夠的食物可以餵飽人民。

¹⁹ 專書第 128 頁。

²⁰ 詳參專書第 128 至 134 頁。

²¹ 專書第 132 頁。

訂單一全球經濟的共同法則，打造以債務控制、進而剝削南方國家（尤其是他們的農民）的現代糧食體系。

五、黑金帝國（第五章 消費者是我們的敵人）

從第三章，我們看見南方國家政府如何背棄他們的農民；在第四章，則進一步了解 WTO 剝削南方國家之淵源。然而，跨國農企業才是現代糧食體系最黑暗的核心。Patel 毫不掩飾他對「聯合果品公司」等跨國農企業的厭惡與憤怒，並指控這些「章魚」²² 的行徑「代表著一種殖民主義，它控制著生產、分配、行銷與資金管道，它操弄著國家利益、同時強化了第三世界的種族分離。」²³

跨國農企業為何能擁有此等巨靈（Leviathan）般的力量？關鍵就在「合併」，因為「併購所帶來的力量，強大到足以改變遊戲規則。」²⁴ 政商勾結從不是新鮮事，自由市場背後那隻「看不見的手」（invisible hand），也一直不怎麼乾淨。遊說、賄賂、政治獻金都只算是基本動作，今日的糧食體系透過更細膩的手法與政治掛勾。

奉「國家利益」之名，政府補貼本國農民的作物，限制外國農產品的輸入甚至以外交手段強迫他國高價購買本國農產品，任何違背市場自由的舉措都變得正當性十足，國民也深信這將帶來國富民強。然而，由於成本壓低、售價抬高，而且一切都由政府代勞，跨國農企業輕鬆成為最大贏家。

六、乞丐沒有選擇的權利（第六章 化學的生活比較好？）

故事的場景又回到印度，這次農村終於獲得眾人的關注，但結局

²² 專書第 140 頁。Patel 用以形容其兇殘霸道的行為。

²³ 專書第 140 頁。

²⁴ 專書第 147 頁。

卻一樣悲慘。美國在放棄糧食援助後，轉而以輸入糧食科技的方式協助（控制）印度。Patel 指出，此一人稱「綠色革命」的行動，其真實目的是透過「技術解決方案消弭政治上的問題」。因為對美國來說，「飢餓的人民就等於政治動盪與共產主義的散播」，而綠色革命發揮了「遏止人民對重新分配的渴望」之功能。²⁵ 跨國農企業的動機不同，如同前述，它們唯利是圖，而政治向來只是手段。因此由私人企業帶動的「第二次綠色革命」，透過申請（農）知識產權、濫用學術自由、甚至塑造文化戰爭，無所不用其極只為追求更多的利潤。

儘管兩次「綠色革命」的動機殊異，但它們用以說服世人的飾詞卻相同：飢餓起於糧食不足，透過農業科技提高產量，就能解決印度農村的飢餓問題。然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Sen 研究指出：「現代的飢荒其實不是因為缺乏糧食，而是因為人們買不起食物。」²⁶ 這或許是 Patel 所有論證賴以奠基的根本，而 Sen 也提供他解決方案的雛型：「戰勝飢餓唯一的辦法就是保障窮人的權益」，Sen 力陳唯有透過「有效率的民主」才可能達成這個目標。²⁷

一旦找出饑荒發生的癥結點，對於此章所學的兩個反綠色革命的成功經驗——印度的喀拉拉省以及古巴，就能有效掌握 Patel 想要傳達的核心理念。喀拉拉成功的主因並非來自個別農民的努力，而是「藉由社會改革政策來對社會問題進行全面且集體的改變」。²⁸ 同樣地，古巴模式的優點在於「他們把國家利益深入地保存在部分的共有制度之中，而且它的結構完全是由政府塑造，而不是由企業來決定。」²⁹ 顯

²⁵ 專書第 165 至 167 頁。

²⁶ 專書第 173 頁。沈思（Amartya Sen），印度籍學者，目前為哈佛大學教授。沈思的研究領域遍及福利經濟學、社會選擇理論和發展經濟學等。由於幼年時親歷孟加拉大飢荒，他非常關注社會弱勢族群的困境。

²⁷ 專書第 173 至 174 頁。

²⁸ 專書第 171 頁。

²⁹ 專書第 212 頁。

然，對抗貪得無厭的跨國農企業，政府是農民唯一的希望。透過民主政治以調節自由市場的弊病，政府責無旁貸。

七、民主是關鍵（第七章 神奇的黃豆）

同樣是第三世界的大國，巴西似乎比印度好運些。在各方面情勢的配合下，巴西政府大力支持境內黃豆產業的發展，進而成為能夠威脅美國的黃豆生產大國。至此我們已不可能再天真地以為巴西農民都能雨露均霑，受惠的仍是「那些擁有大片土地的幸運兒，或是那些擁有良好政治關係的人」，而跨國農企業也毫不意外地把持住巴西黃豆產銷的整個體系，並從中獲取暴利。

Patel 還有新鮮事可說嗎？我們一樣得從他的反例著手。當 Patel 稱「無地農民運動」為「世界上最重要的社會運動」時，重點在其背後的政治理念：「沒有人能夠代表其他人，每個男人與女人都只能代表他或她自己。我們要克服代表制度以及權力委任所產生的問題。只有透過親身參與，每個人才能代表他們自己。」³⁰ 只要對政治學稍有涉獵，就知道此處倡導的是「直接民主」（Direct democracy）的理念，然而這究竟與巴西的黃豆故事有何關係？

還記得不論是在巴西，或更早的墨西哥與印度，跨國農企業透過債務壓迫及政治力量干預，總能在農業政策上對南方國家予取予求。個別農民不能選擇生產有利潤的作物，南方國家也無法推動最適合自己的農業政策。「無地農民運動」最受 Patel 讚揚之處，在於其成員都能夠「自主選擇」。他們能夠透過理性經濟的理念，決定不種黃豆；也可以自由決定參與或退出集體耕種。在現代糧食體系中，少數專斷把持的政治力量全面摧毀了自由市場的規則，唯有透過民主參與，才

³⁰ 專書第 265 頁。

能在廢墟上加以重建。

結言之，貧窮是產生飢荒的癥結，而民主則是解決飢荒的關鍵。然而，當代的民主政治仍與理想有所差距。因此，一如 Patel 所援引的無地農民運動公報所言：「要對抗野蠻，就必須學習。要對抗個人主義，就必須團結。」³¹ 他希望我們「嚴肅地看待民主並且重視其背後哲學意涵」，這也正是本文後半要進行的工作，此處不贅。

八、消費主義的教室（第八章 超市巡禮）

與先前的章節相比，此章主角「超市」似乎登場得有點突兀。乍看之下，很難將它與 Patel 的評價「現代食物體系的最高殿堂」聯想在一起。³² 不過，如果我們依循 Patel 的解說，看這個「操控供應鍊的惡霸」如何運用「規模」的優勢，降低成本、壓榨員工，就能發現在此處發生的骯髒勾當，與跨國農企業對南方國家的作為並無二致。

但超市真正的重要性在於，由農民與消費者構成兩端的沙漏狀現代糧食體系，超市居於最靠近、最能直接影響消費者的戰略位置。「人們去超市買菜，希望藉此避免落入企業的陷阱，卻發現自己正站在食物體系的腐敗源頭。」³³ Patel 試圖告訴我們，超市透過動線規劃、氣氛營造以及低價促銷等精心籌畫的安排，在潛移默化中剝奪了我們的選擇自由。先前章節描述農民如何喪失「生產主權」的過程；此章則描述透過超市，跨國農企業進一步收編了消費者端的「消費主權」。

正因為超市能使人感到如此便利，提供令人目不暇給的商品選擇，才讓我們無法察覺在超市消費的經驗，其實就像迷宮裡的白老鼠。「我們所崇尚的消費自由其實都是商人規劃下的產物。」³⁴ Patel 建

³¹ 專書第 272 頁。

³² 專書第 277 頁。

³³ 專書第 265 頁。

³⁴ 專書第 282 頁。

議若要重拾消費主權，首先要戒除在超市購物的習慣，而且要「與生產者建立更直接、更密切的關係。」比如像「社區支持農業」(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農場與消費者訂定契約，每週直接提供最新鮮的當季食材給消費者，就是一個成功的典範。

九、虛假意識（第九章 食物選擇我）

消費者總以為選擇無所不能，但糧食體系的控制也無所不在，即便走出超市，我們關於飲食的選擇依然受到各種因素左右。³⁵Patel 指出：「我們的口味甚至飲食的時間，都受到我們幾無察覺甚至想都沒想過的力量同化、制約了。」³⁶但「項莊舞劍、志在沛公」，Patel 於此章探索與譴責的重點，乃是「規模最大，且循序漸進地掌控大眾飲食內容和地點的計畫」，亦即「種族隔離」。

當 Patel 指出「種族隔離預告了今日大都會生活及都會人口的飲食方式」³⁷，當他苦心詣旨地分析為何貧困孩子的肥胖問題往往最嚴重、通勤的窮忙族會提高超重的機率，我們理當體認：經濟或階級差距已取代種族差距，構築了現代糧食體系嶄新的主奴關係。一如種族隔離政策以「種族優越論」合理化後天上的不平等對待，現代糧食體系也透過操弄大眾媒體或學術研究，主張肥胖是因為窮人缺乏自制力所致，來掩飾垃圾食物的傾銷。少數的既得利益者，透過建構龐大的共犯結構，將其惡行反過來歸罪於受害者。

面對這樣的困境，Patel 向讀者提出兩個自救的方案。第一個建議很美好，但所費不貲。「保留傳統口味以及風味的美好享受，反對

³⁵ 例如，戰爭促成了罐頭的發明；政治性的糧食援助更讓許多亞洲人迷上了小麥；電視的發明甚至改變了全球人的飲食習慣。

³⁶ 專書第 335 頁。

³⁷ 專書第 338 頁。

現代資本主義下工業化、機械化生產的食品，還有進口的食品及菜餚」，也就是踐履「慢食運動」。³⁸Patel 稱他的另一個建議為「拒絕垃圾食物」，但絕非字面上那樣簡單。正如他所說，拒絕垃圾食物是一場全球抗爭，這場抗爭要反抗的是「自由貿易全球資本主義」。專書就是爲此而生，我們將在下一章更清楚地看到全貌。

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第十章 結論）

除了那些因此賺了大錢的少數人以外，現代糧食體系已全面失敗，無論在環保、能源、生態等各方面皆然。現狀絕對需要被改變，而 Patel 將希望寄託在你我身上。爲了不陳義過高，Patel 由淺入深、循序漸進地提出十個實踐的策略：（首先是個人層次的 4 個策略）³⁹

（一）改變口味

改變口味就等於改變吃的食物，要學著順應食物生長的時間和地點去飲食，這也就是第二點所建議的：

（二）吃當地、當季的食物

而非不加思考地工業化大量生產的垃圾食物，如此便能做到第三點建議：

（三）吃得符合農業生態

有機食品看似健康，但當它成爲工業化的生產方式，一樣對農民造成傷害。關鍵在於「單一栽培」是現代糧食體系最鍾愛的方式，亦即極大化規模以追求極大化利潤。相反，確保食物的生產方式與當地環境互相調和，才是最符合農業生態與消費者利益的方式。第四點就是最具體的作法：

³⁸ 專書第 353 頁。

³⁹ 此處所謂的「個人層次」及其後的「集體層次」，係筆者自己的區分，並非 Patel 所為。

(四) 支持地方產業

超市賣的食物與本地的傳統市場相比，既貴又不新鮮。最重要的是，根據「乘數效果」，在本地市場消費，更有利於本地經濟發展。切斷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直接聯繫，並且掌控它以獲取鉅額利潤，這正是現在糧食體系邪惡陰謀的核心。對抗結構性的權力不平等，爭取平等便是改革的關鍵，因此我們必須投入以下幾點的志業：（以下是集體層次的 6 個策略）

(五) 所有勞工都有維護尊嚴的權利

要讓勞工或農民團結起來，最好是讓他們擁有自己的公司或合作企業，才能保障他們的權利。

(六) 農村需要徹底的、全面的改革

全面的農村改革，就是要建立足以提供經濟發展機會和優質生活，好讓家庭想要遷入並貢獻心力的農村。

(七) 人人都有可維持生計的收入

沒有收入或時間的人只能選擇垃圾食物，因此追求公平的糧食體系就必須要致力於「所得重分配」。

(八) 支持永續的糧食供需結構

建築、空間環境，以及工作和休閒的節奏，都會影響我們選擇與享受食物的權利。這些飽受企業操控的因素，需要全盤檢討變革。

(九) 突破糧食體系的瓶頸

對農企業的補助非停止不可、要積極推動反壟斷法案、要對加工食品課稅，總之，必須督促政府約束農企業。

(十) 為過去和現在的不公提供補償

北方國家透過政治手段操控糧食體系，導致南方國家欠下的債務應該全部取消。

參、專書評價

一、值得一讀的好書

如果「專書評價」是我輩有幸先窺探廟堂之美的入門者，向門外的讀者誠心推薦的邀請函，那麼更權威、更專業的讚譽早已盈市。專書「提出了嚴謹的論述」⁴⁰，不僅能讓一般讀者「了解糧食危機的全貌」⁴¹，而且「有力地提出了一個公正的食物糧食體系」⁴²。除此之外，作者的「文筆生動流暢，有熱誠與堅持，在學者中是少見的。」⁴³誠然，雖然本書的探究主題、論述內容乃至近四百頁的篇幅，對普羅大眾而言都頗感沈重，但只要願意展卷，絕對會受 Patel 的文采、雄辯以及滿腔熱血所感召，一鼓作氣閱畢後仍深感內心澎湃不已，不覺已忘時。

又或者「專書評價」等同於「書評」，那麼面對 Patel 這本舉證論理步步到位、針砭控訴拳拳入肉，幾乎就是一本學術論文的經典之作，業餘讀者如我，只能在拜讀後讓自己像海綿般努力吸收。奢想仿效學術界去進行統計數據上的攻訐或學說典範上的批判，不啻是自不量力。不過，既然本文先前已就專書進行內容重點的歸納，我並不願將此處的篇幅浪費在搜尋優美詞藻與專書內容鍵結，再行錦上添花的推崇讚嘆。⁴⁴若不嫌托大，以下我想大膽嘗試，在 Patel 的根本理念與

⁴⁰ 來自 Judith Rice，《衛報》的評論。專書第 8 頁。

⁴¹ 來自《時代》雜誌的評論。專書第 6 頁。

⁴² 來自 Jenny Lunnon，《今日牛津》的評論。專書第 8 頁。

⁴³ 來自英國《晨星報》的評論。專書第 6 頁。

⁴⁴ 如果能夠容忍我的偷懶和文字節約，並姑且相信我在閱讀本書上的一點經驗優勢，我極願意以附議的方式認證專書相關推崇者的文字內容，並同樣向本文讀者衷心推薦。

文字表現的落差間，進行「再詮釋」(Re-interpretation)的工作。

二、未揭之密

所謂「再詮釋」，就是試圖耙梳統整專書最簡明扼要的論述體系。專書以「糧食」為主題殆無疑義，尤其 Patel 以立體沙漏狀的現代糧食體系為其討論架構，其廣度及深度都遠遠超過 Schlosser 的《速食共和國》或 Pollan 的《到底要吃什麼？》，深得學術研究中「小題大作」的箇中三味。一如劉必榮教授所評述，Patel 探討了現代糧食問題的許多面向，往好處講是內容豐富，「不同領域的讀者都可以在裡面找到自己有興趣的部分」。然而往壞處挑剔，專書的缺點就是「主軸容易分散」。⁴⁵ 惟淺見以為，專書多元關懷以致卷帙浩繁的內文，固然容易使人暫時迷失，但 Patel 的探究主軸卻是開宗明義地標舉於封面，亦即「市場、權力以及世界食物體系的隱形之戰」。

戰爭起於兩造的衝突矛盾，專書描述的糧食戰爭亦然。作為出發點，有關肥胖與飢餓的空前矛盾即是一例，但我們已知它們並非衝突的真正事主。真相是飢餓的農民與肥胖的消費者皆淪為現代糧食體系下的受害者，他們同樣地貧窮、營養失衡。不妨回想一下關於 Hegel 的辯證法，原本衝突對立的「正」與「反」，終將形成「合」(新的正)。蕭伯納與富商、個人層次中飢餓與肥胖的對立，同樣透過辯證揚升而統一，共同面對著跨國農企業(新的反)。

我們在專書中不斷看到這樣的對立組合，例如「農村／城市」、「南方／北方」、「國家／WTO」。這些對立組合表明了現代糧食體系的各個層面，都隱藏著劇烈的衝突，因而不是不穩定的。然而正因為這些對立皆非根本，所以終將不斷揚升，直至被 Patel 提出的根本對

⁴⁵ 專書第 17 頁。

立，亦即「農民 & 消費者／跨國農企業」所統一。這是專書中所有經驗證據所指向的最明顯對立，並填滿所有受鼓舞讀者的敵我意識想像。

Patel 對農民寄予同情、對跨國農企業嚴聲譴責、對你我消費者則殷切期望。循此脈絡，將專書視為一本「有良心的」個人美食指南並不為過。我們迫不及待想去踐履專書第十章提供的諸項實踐策略，但走不了多遠就會產生疑惑。從第五項「所有勞工都有維護尊嚴的權利」開始就啓人疑竇，糧食體系與勞工何干？更遑論接下來的幾項策略，皆非一人之力所能及。顯然 Patel 的建議已涉入公共政策的領域，而非止步於個人層次。若想看到專書中以隱形墨水書寫有關於此的文字，我們還需要一副更特別的眼鏡。⁴⁶

三、徹頭徹尾是個政治議題

當關於糧食的辯證走到「農民 & 消費者／跨國農企業」，即到達肉眼可見對立衝突的終點。若欲更進一步探索，討論的層次就必須再往理論面拔高。專書第六章曾提及「貧窮」是發生饑荒的真正原因，我們不妨更進一步思考造成貧窮的原因何在。在現代糧食體系裡，「跨國農企業」透過極大化「規模」，並與「政治力」掛勾，破壞了「市場」規則，「剝削」農民藉以獲取暴利。只要把場景由農田替換為工廠，這個故事就會熟悉到令你我直呼不可思議。

是的，這可不就是 Marx 批判「資本主義」（Capitalism）的劇情大綱嗎？同樣是作為被剝削一方的無產階級對立於掌握生產工具以遂行剝削的資本家；多數人的貧窮對立於少數人的鉅富。不論是農民或勞工，都屬於因被剝削而陷入貧窮的一方，而剝削的另一方，自不限

⁴⁶ 關於這方面，我將在本文第肆部分的心得見解加以闡述。

於跨國農企業。如果 Marx 的病理診斷屬實，那麼跨國農企業對農民的惡行，只要有資本主義照耀的地方就會被不斷複製。⁴⁷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共產黨宣言》裡這句膾炙人口的名言是否也似曾相識？沒錯，專書第三章「李！兄弟啊！你已經成為墨西哥人了！」即深具國際主義色彩。⁴⁸傳統的國家界線再一次被打破，不管是十七世紀的英國工人或廿一世紀的墨西哥農民，面對資本主義以及全球化的推波助瀾，最終都只能成為一種匿名的集體存在—被剝削者。

換言之，如果把論證基礎的對立替換為「貧窮／資本主義」，或者借用 Marx 的洞見「被剝削者／剝削者」，糧食議題就只是批判資本主義中諸多「表現形式」裡的一種。⁴⁹當然我們絕不否認 Patel 在糧食議題上的用功之勤、著力之深，尤其作為一本喚起普羅大眾實踐意識的（人文社會）科普書籍，以切身的糧食為主題也更顯平易近人。然而當研究面向太過廣博時，不扣緊主軸就容易迷失。⁵⁰

然而當 Patel 以爭取「食物主權」作為其結論最重要的論點，就證明他的指南針並沒有失靈。受壓迫的無權者必須採用政治手段，亦即奪回主權才能改變，這徹頭徹尾是個政治議題。一如 Patel 所言：「爭取食物主權即在推動政治運動，解決糧食系統在農村和城市這兩

⁴⁷ 一如 Marx 所說：「資本主義在世界上出現時，每個毛孔都留著血和汗。」Mandel, 2004: 頁 68。不要以為這些事只會發生在藍領階級身上，仔細想想，都市裡的窮忙族，那些「上班打卡制、下班責任制」的白領階級，就會相信此言不虛。

⁴⁸ Patel 自己也表示：「食物體系的政治抗爭，帶有國際主義色彩，抗議對象是企業全球化的趨勢。」專書第 43 頁。

⁴⁹ 對 Marx 而言，關鍵是「生產關係」，至於生產出來的是食物或衣服，則無關宏旨。

⁵⁰ 例如在專書第三章後段有關移民現象的論述中，釐清美國保守主義論者對於移民的錯誤解釋，自是有良心知識份子所當為，但也導致 Patel 因無法節制同情心或捨棄經驗素材，而產生讓讀者誤解的危險。

端，在全球窮苦地區所造成的貧窮。」⁵¹ 一個未必公平的提問是，如果資本主義是病名、剝削是病因、而倡導以政治手段解決是藥方，那麼不僅在理論界早掀起軒然大波，廿世紀更在實踐面留下斑駁史料的馬克斯主義，是否能夠作為檢驗 Patel 專書的判準？

四、夢有多大，路就能走得有多遠

糧食戰爭反映了資本主義以及全球化的弊病，例如帝國主義般地殖民剝削、透過教育消費者以營造「虛假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以及結合國家機器的極權體制，這一切無不與 Marx 的學說若合符節。Patel 在專書中列舉的成功抗爭經驗，例如拉丁美洲的「農民對農民」(Campesino a Campesino)、「無地農民運動」(Landless Worker's Movement) 或者是「社區支持農業」等社會運動，也莫不具有強烈的「社會主義」(Socialism) 色彩。更不消說印度的喀拉拉省成功抗拒綠色革命是在共產黨執政時期，古巴更是個徹頭徹尾的共產主義國家。⁵²

但 Patel 絕非一個馬克斯主義者，當他倡導第七項策略「人人都有可維持生計的收入」時，其主張是致力於重分配所得。⁵³ 而從他第九項策略「突破糧食體系的瓶頸」極度仰賴政府的積極作為來看，Marx 的「國家自然消亡論」顯然亦非其信仰。與 Marx 的根本不同，在於 Patel 雖然譴責資本主義，卻不打算加以推翻，而是要透過充分

⁵¹ 專書第 388 頁。

⁵² 當然理論面的馬克思主義與實踐面的共產主義國家絕不能直接畫上等號，前者雖是廿世紀所謂「共產主義國家」共同標舉的最高官方意識形態，但事實上各共產主義政權的領導人大多因應實際需求，加入許多個人見解，以致形成與馬克思本人初衷不盡相似的理論。例如蘇聯的史達林主義或中國的毛澤東主義。

⁵³ 專書第 385 頁。

理解資本主義的方法與原理，去進行改革，並進而重新掌握市場。⁵⁴如果從他在公共政策面上的偏好來觀察，Patel 毋寧更像個社會福利主義者。

歷史已經說明，在反對資本主義的弊端並追求改變的陣營裡，馬克斯主義固然最富打動人心的理想和熱情，卻不表示其他相對溫和的社會主義理路就毫無可取。Patel 在專書中的各種政治評論與政策建議，都將其人道主義信念表露無遺。即便在理論動員的魅力稍有欠缺，仍可寄望透過道德驅策或人格感召，達成實踐的目標。

不過當 Patel 在專書第六章揭露了「專利之戰」後，可以看出跨國農企業對「農知識產權」的巧取豪奪，在知識經濟的趨勢下，必成助長其剝削惡行的神兵利器，然 Patel 竟未在結論的實踐策略中做出任何相應的改革要求。掛萬漏一在所難免，但被 Marx 視為萬惡根源的私有財產制此一資本主義的神主牌，或許在專書或 Patel 心中，虔誠的香火依然繚繞不絕。*ACADEMY OF CIVIL SERVICE*

透過由人人不可或缺的食物著手，Patel 已成功地為廣大讀者開啓面對全球化資本主義的新視野。為保存本土的經濟、環境、文化以及農村同胞，消費者應致力於培養在地消費的飲食習慣，此一個人的行動方針亦十分地具體可行。我無意以 Marx 的尺度來評斷 Patel，專書之主題與宗旨亦與資本論截然有別，但閱讀、思考乃至一切受良心驅策的心智活動都不應畫地自限。對抗不公不義，我們還能追求更大的夢，這一點我相信 Patel 也會認同。因為，夢有多大，路就能走得多遠。

⁵⁴ 專書第 315 頁。

肆、心得見解

一、個人道德面：人道主義的發揚

閱讀能擴展視野，增廣見聞，以及習得觀察事物的新角度。拜讀 Patel 的專書，我們對現代糧食體系肇生的各項流弊獲得更整全性的理解，並不得不重新思索個人的飲食態度。更不能忘的是全世界農村裡的悲慘情景，逼得只要稍具良心的人，都必須反躬自省我們如何看待他人的生命價值。

「普立茲新聞獎」(Pulitzer Prize) 象徵美國新聞界的最高榮譽，在 1994 年，出生南非的自由記者 Kevin Carter 以一張名為「虎視眈眈」的照片獲得殊榮。照片的內容非常簡單，一個瘦可見骨的蘇丹小女孩顯然因為飢餓，虛弱地趴倒在地。不遠處蹲著一隻碩大的禿鷹，牠胸有成竹地等待著。牠在等孩子倒斃，好享用即將到口的「美食」。⁵⁵

人類的文明何其脆弱！往往只因人性中善念與惡念的些微消長，便塗炭了萬千生靈。縱使我從來無法認同所謂的低調奢華，卻仍無意進而主張人人都該以「地獄不空、誓不成佛」的高標自律，終生背負著罪惡感進食。只是，面對 Patel 基於人道精神而揭露的殘酷現實，實應自我期許即便無法人飢己飢，至少也要能設身處地去感受他人的痛苦，因為那些悲劇，其實離你我並不太遠。因為：

我們在爭取尊嚴，我們在挑戰並抵抗不公義……如果這種事會

⁵⁵ 這張照片的後續故事同樣發人深省，Kevin Carter 獲獎後並非只得到榮耀，還有撲天蓋地而來的指責。人們認為 Carter 沒有在拍照時試圖救助其生命，只是自私冷漠地將小女孩視為得獎的工具。得獎的 2 個月後，Carter 在車裡用廢氣自殺身亡。

在農場裡發生，就可能在任何地方發生，城市、法庭、市議會、國家立法機關等等。⁵⁶

我們必須正視世界糧食體系造成的饑荒、奴役、剝削等浩劫，發揚人道主義是當代人類無可迴避的議題，一如 Kant 的無上道德命令：永遠把人視為目的，而非工具。

二、公共政策面：公共證成的必要性

人道主義不能淪為高談闊論，現代糧食體系從農田到餐桌，都亟需改革。依 Patel 的建議，消費者端固然可以透過個人重新檢討飲食習慣加以改變，但有關「農村全面徹底的改革」，若缺乏政府的積極介入主導便難竟全功。我輩忝為公務員，自應審慎琢磨如何將 Patel 的建議轉化為公共政策，但事情遠非想像中地簡單。

當代民主政治基本可行的運作規則是「多數決」，亦即國會裡的數量對決。換言之，公共政策通常要獲得過半數的支持才具備推動的正當性，而對決的雙方不管實質上有什麼私人利益的算計，為了贏得公眾的支持，都必須提出（至少表面上）符合公共利益的論證基礎，我們可稱之為「公共證成」（public justify）。⁵⁷

從專書第五章可以看出，儘管跨國農企業的確幹出許多骯髒事，但它們也深諳形塑正當性的必要，以「國家利益」的糖衣巧妙包裝政商勾結、傾銷壟斷等各種不義行徑。質言之，Patel 提供的研究觀察揭露了政府和跨國農企業勾結的黑手政治，但想要透過政策或法律來加以限制，若徒然依靠道德直覺的憤怒行事，卻可能淪於事後諸葛或

⁵⁶ 專書第 372 頁。

⁵⁷ 當必須公開陳述支持某項政策的理由時，陳述者為避免被認為是自私的（此種人格特性不易獲得選民支持），就必須尋找其他非自利的理由。這種「對於顯得自私的恐懼」將造成一種內在自我節制的壓力 Fearon, 1998:54-55。

民粹政治。

每個人都覺得政府應該做得更多，但幾乎也沒有人樂見政府增稅。政府即便想做對的事，也必須有正當性做基礎，才能說服民眾。由近幾年經濟衰退時的各項政策論戰即可看出，政府策略性地支持企業亦可能有其整體考量，絕非就等同於勾結。想要如 Patel 建議般取消對農企業的補貼，並不是想像中的順理成章，更遑論「重新分配所得」或「對過去不公義的補貼」，皆已涉及資本主義中「自由放任」及「私有財產制」等最核心且已受大多數人長期奉行不渝的價值。人民既期望真正的公共利益得以彰顯，卻也仰賴經濟成長以餬口。公務員既是公共利益的捍衛者，致力於公共證成以推動改革貧富不均的政策，便成為無所迴避的責任。

三、民主政治面：推動審議式民主

公共證成是說服民眾支持政府良善政策的手段⁵⁸，而民主政治則是這一切得以存在的前提。Patel 指稱其撰寫專書的目標－亦即食物主權，必須在民主的運作架構下加以追求。⁵⁸ 且民主也是「無地農民運動」等各項成功抗爭活動的共同原則，⁵⁹ 然而，「民主並不是那麼簡單就可以達成的。」⁶⁰ 現行體制既無法約束糧食體系的胡作非為，顯見我們需要更有力的民主。

一如 Patel 對於現行代議式民主有所不滿，「無地農民運動」等社會運動能成功以對抗不公義糧食體系，也在於成員意見能得到充分的表達與重視。換言之，想要如 Patel 所建議，透過民主政治來改善糧食體系，一個能促進公民充分表達意見、進而產出更具價值之政

⁵⁸ 專書第 362 頁。

⁵⁹ 專書第 270 頁。

⁶⁰ 專書第 267 頁。

治決策的民主體制乃是關鍵，淺見以為，「審議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 將是可能的答案。事實上，當前的民主理論也正經歷著「審議的轉向」(deliberative turn)，⁶¹ 而審議民主之所以成為備受矚目的民主理論，最重要的原因在於它扮演著當代民主理論正由「以投票為中心」(talk-centric) 轉向「以討論為中心」(voting-centric) 的風向球。⁶²

代議民主最主要的特徵，係只有少數政治菁英能夠真正影響政治決策的結果。一如我們在專書中所見，許多關於農業的決策是在利益輸送的黑箱作業中完成，也因而常常產生不符公益的結果。為了矯正現行民主體制對於民主決策品質的忽視，審議式民主論者希望透過在民主政治決策的過程中增加審議的成分來加以解決。論者主張審議必須是一種公開且實際進行的理性溝通、理性討論的過程，民主政治也因而被理解為一種能為政治生活中的理性討論提供基本空間的民主政府。⁶³ 在以多數決投票做成最終決定前，審議式民主制度性地鼓勵甚至要求公民就該議題進行公開的理性溝通。

不論以「公共審議」(public deliberation) 或是公開討論來稱呼一種集體性的溝通過程，它們的目標皆為盡可能地透過相互說服，以期在原本分歧的意見中形成一致。真正有效率的民主需要更多的參與和理性討論，而非 Patel 所批評的那樣：「在公共參與的旗幟下，全體民眾聚集在一個地方，聽聽專家的說法，然後人民就被迫認可了那些專家為他們擬訂的計畫。」⁶⁴

⁶¹ Dryzek 2000: 1。

⁶² 「以投票為中心」的觀點乃是將民主視為各種固定不變的偏好或利益透過「公平的加總機制」(a fair mechanisms of aggregation) (通常就是一套公平的投票制度) 來相互競爭的過程，而「以討論為中心」的審議式民主則更為重視在投票之前的意見與資訊之交流過程。Chambers 2003: 308。

⁶³ Cooke, 2000: 947。

⁶⁴ 專書第 265 頁。

四、政治哲學面：自由主義式平等

跨國農企業的隱形斗篷已然揭開，因自由市場失靈、政治權力失衡而導致糧食體系的不公不義，正是「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及其反對者之間抗爭的戰場。新自由主義所涵蓋理念甚廣，在專書中所見最明顯者，即為跨國農企業標榜之全球性資本主義。以全球化對張於本土化，用開放共榮的呼籲抨擊鎖國政策，並強調資源共享、機會共有將為全人類增進福祉，這是跨國農企業以及其他跨國產業與北方國家為打破個別國家貿易壁壘而共同編織的動人美景。

這些美麗謊言當然已遭 Patel 與其他有志之士逐一揭開瘡疤，但縱使結果顯示新自由主義未臻完美，人們仍普遍相信需要改進的只是實踐的手段，目標依然是正確而值得追尋的。廿世紀末共產主義國家的全面垮臺當然嚴重打擊了人們對社會主義式改革的信心，這一點從「小而美」、「師法企業」成為現代政府再造之主流，即可見一斑。但自由主義乃至資本主義始終深植人心，卻有更重要的原因。

自由主義最核心理念之一就是個人「權利」(right)至高無上，不容他人乃至國家的侵犯，然而「財產權」卻處於相當尷尬的理論地位。一如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所批評，自由主義只注重形式上的平等，卻無法保障實質上的平等。自由主義誇言保障所有人的權利，但因為實際上個人經濟地位上的貧富不均，將導致平等的宣稱淪為空言。⁶⁵對財產權的過度保護，反而使自由主義無法信守對平等價值的承諾。

⁶⁵ 許國賢便指出：自由主義民主對於平等是有所許諾的，但它的主要問題在於明顯忽視了經濟條件的不平等，這種忽視不僅減弱了自由主義民主所許諾的平等的內涵，也構成了自由主義民主的內在限制。許國賢，民 90，第 47 頁。

自由主義者並非沒有意識到此一理論與實踐的鴻溝，在其陣營內部也有兩派相左的意見。「自由放任主義」(libertarianism)主張對於個人財產的任何再分配都是對權利的侵犯，故而捍衛市場自由與資本主義。從專書的闡述可以看出，自由放任主義提供了新自由主義最重要的理論奠基，因此儘管 Patel 看穿糧食體系的問題，呼籲大眾要有政治責任感、要培養對全世界人類的同情心和團結心，但若不能跳脫自由放任主義的論證框架，我們很難期望他提出的改善之道，能獲得有力的公共證成。

自由主義的另一個陣營或許是希望所繫，亦即以 John Rawls 為代表性人物的「自由主義式平等主義」(Liberal Egalitarianism)。這一派的自由主義被視為更重視「平等」的價值，尤其是經濟處境上實質平等的重要性。以 Rawls 為例，在其足以比肩 John Locke《政府論》與 J.S.Mill《論自由》等自由主義經典，並間接地促成了政治哲學的復興的鉅著《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中，最著名的「差異原則」(difference principle)之內容即是「給予(經濟)處境最不利者最佳的對待」。⁶⁶

如果想要為 Patel 於專書中所提出實踐方案的可行性，尋找公共證成之適當理論基礎，區分「自由放任主義」與「自由主義式平等主義」便至為重要。因為大多數人認為後者不僅接納了許多社會主義的

⁶⁶ 與 Rawls 同為廿世紀最重要政治哲學家之一的 Jürgen Habermas 就指出：「在最近的實踐哲學史上，Rawls 的《正義論》標誌著一個軸心式的轉捩點，因為他將長期受到壓制的道德問題重新恢復到嚴肅的哲學研究對象的地位」(Habermas 1995: 109)。而同樣屬於自由主義陣營，但在分配正義之議題的立場上與 Rawls 針鋒相對的 Robert Nozick 也預言，今後凡是探究正義理論之政治哲學家，要不就得在 Rawls 的理論框架中工作，要不然就得解釋為什麼不這麼做的原因 (Nozick 1974: 183)。

重要原則，⁶⁷ 更為自由民主的「福利國家」提供了相應的哲學論證。

⁶⁸ 我們可以對尚未發生的論戰預作籌畫，試著想像，在一場為了推動「停止補助農企業」或「重新分配所得，以便讓人人都有可維持生計的收入」的公共審議中，當跨國農企業或那些既得利益者的辯護者，提出「市場自由」或「財產權神聖不可侵犯」的主張時，要如何為弱勢農民發聲？

公平正義就是最好的答案，一如 Rawls 所慷慨陳言「假如正義蕩然無存，人類在這世界生存，又有什麼價值。」⁶⁹ 我非常樂意節錄專書中所引用美國勞工運動領袖 Cesar Chavez 的話：

農場工人不是農耕工具，不是載重的牲口，不是讓人用完就丟在一邊的。就算我們住在城市裡，農場工人一跟我們同樣膚色的男男女女一卻過著毫無尊嚴的生活，我們的文明又怎麼可能進步。⁷⁰

如果世人真的願意追求一個更民主、更穩固、更幸福的糧食體系，那麼爭取自由、相互扶持，以及平等，終將成為被廣泛認同的普世價值。

⁶⁷ 江宜樺，民 90，第 16 頁。一如江宜樺所言：「『新自由主義』的新在於放棄了古典自由主義對經濟事務所採取的放任態度……在此種新思維引導下，20 世紀的自由主義乃轉而主張政府透過課徵累進稅、擴大公共支出、強制教育及工作之反歧視法案、以及防止托拉斯形成等具體措施，以求縮減貧富差距。」我們可能感到疑惑，此處的新自由主義似乎正好與專書中的描述相反。的確，正因為自由主義本身是一個大家族，近年來各自由主義的流派凡提出新思維，莫不冠上「新自由主義」之名。比較精確且獲得普遍認可的區分是「經濟自由主義」（可指涉全球化資本主義、自由放任主義）與「政治自由主義」（主要指涉自由主義式平等主義）。

⁶⁸ Kymlicka, 2003:116。

⁶⁹ Rawls. 1971:255。

⁷⁰ 專書第 371 頁。

伍、結論：全球思考、在地消費

在某年，聯合國為了蒐集資料，曾將下面問題詢問世界各地的小朋友，「請就你自己的看法，對其他國家糧食缺乏的問題發表意見。」很意外的結果是，世界各地的小朋友竟普遍答不出來。經查明後發現，歐洲的小朋友不知道什麼是「缺乏」、美國的小朋友不知道什麼是「其他國家」、非洲的小朋友不知道什麼是「糧食」，而亞洲的小朋友則不知道什麼是「自己的看法」。

這是一本在閱讀前令人望而生畏、閱讀後叫人難以下嚥的「硬」書，所以我在前言和結論都試著插入一些輕鬆的笑話來調劑。可惜看來只要與飢餓相關，再怎麼幽默都不免觸動更多悲哀的餘韻。笑話透過誇張化世人的偏見以製造效果，固然不宜將之過度詮釋，但它的確與專書描繪的現代世界糧食體系之世界觀不謀而合。

作為一名閱畢專書的讀者，縱然我們並非身處飢餓貧窮的非洲或富裕蠻橫的歐美國家，卻也已然認清自己無由置身事外。如果願意深入自省，是否已在不知不覺中成了幫兇，就更該身體力行，依 Patel 的建議或自我的反思，積極地去改變自己，比如說，養成在地消費的飲食習慣。甚或，透過積極參與民主政治去改變社會、改變世界。

面對龐大的糧食體系，個人的力量的確形同螳臂擋車，難道這次的閱讀經驗似乎只是讓我們徒增煩惱而已？其實不然，最低限度的自我期許是：我們至少能夠對這些不公義的現狀形成正確的看法，即便只是在心中默默萌芽也好。那麼，當足夠多的熱忱與良知匯聚成流，灌溉了貧瘠的土壤，公平正義的花朵終有在全世界綻放的一天。

陸、參考書目

1. Kymlicka, Will. 2003 《近代政治哲學導論》，劉莘譯。臺北：聯經圖書公司。
2. Mandel, Ernest. 2004 《馬克斯主義入門》，向青譯。臺北：連結雜誌社。
3. Nozick, Robert. 1974 《無政府、國家與烏托邦》，王建凱譯。臺北：時報。
4. Taylor, Charles. 1999 《黑格爾與現代社會》，徐文瑞譯。臺北：聯經圖書公司。
5. 江宜樺 2001 《自由民主的理路》，臺北：聯經圖書公司。
6. 許國賢 2001 《財產與政治：政治理論論文集》，臺北：桂冠。
7. Chambers, Simone. 2003 “Deliberative Democratic Theory,”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6, pp.307-326
8. Cooke, Maeve. 2000 “Five Arguments for Deliberative Democracy,” *Political Studies*, Vol.48, pp.947-969.
9. Dryzek, John S. 2000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d beyond: liberals, critics, contesta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0. Fearon, James. 1998 “Deliberation as Discussion,” in Jon Elster ed., *Deliberative Democ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44-68.
11. Habermas, Jürgen. 1995 “Reconciliation Through the Public use of Reason: Remarks on John Rawls’s Political Liberalism,”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92:3, pp.109-131.
12. Rawls, John. 1971 *A Theory of Justi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